

雄安折疊

新城與舊貌，外來者與本地人，漫長與急速，宏大敘事與困頓個體，皆比例不明地融合在一起。



2018年，容城市內遊樂園，小孩子坐上一輪發光的機動車行駛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特約撰稿人 張大秋 攝影記者 林文清 發自河北雄安

刊登於 2023-12-30

[#影像#雄安手記](#)



雄安像一只緩慢爬過時光隧道的蜈蚣。

率先爬出隧道另一頭的軀體，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形象。那裏有稜角分明的街道和建築，稀少的人流和車流，以及一種尚未被使用、也無從獲得使用說明書的空蕩。

它看起來和中國其他城市的新區一樣，但身處其中的居民、城市建設者和像我一樣的外來者，都在努力尋找不一樣的地方。它得是不一樣的，不是嗎？

提出上述問題的時機或許尚不成熟，畢竟雄安大部分地區仍保留著六年前的模樣。

那麼，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參與當下？從北京搬到雄安的大學生說，雄安是一個機會；因拆遷暴富的當地出租車司機說，要知道怎麼賺錢，跟什麼人打交道；因新區成立而丟了營生的六旬漁民說，自己等不到好日子了。

人的命運融入造城運動，人的面孔和街道的景色交疊，緩慢爬行的雄安呈現出一種折疊狀態。這其中，新城與舊貌，外來者與本地人，漫長與急速，宏大敘事與困頓個體，皆比例不明地融合在一起，製造出錯配的即視感。

比如，在這個整體經濟水平和城市面貌依然難逃縣城水準的新區，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鐵站、無人駕駛公交車，以及嚴苛的人才落戶門檻。

六年前讀不懂的雄安，如今依然讀不懂。

但一些人和事，分明改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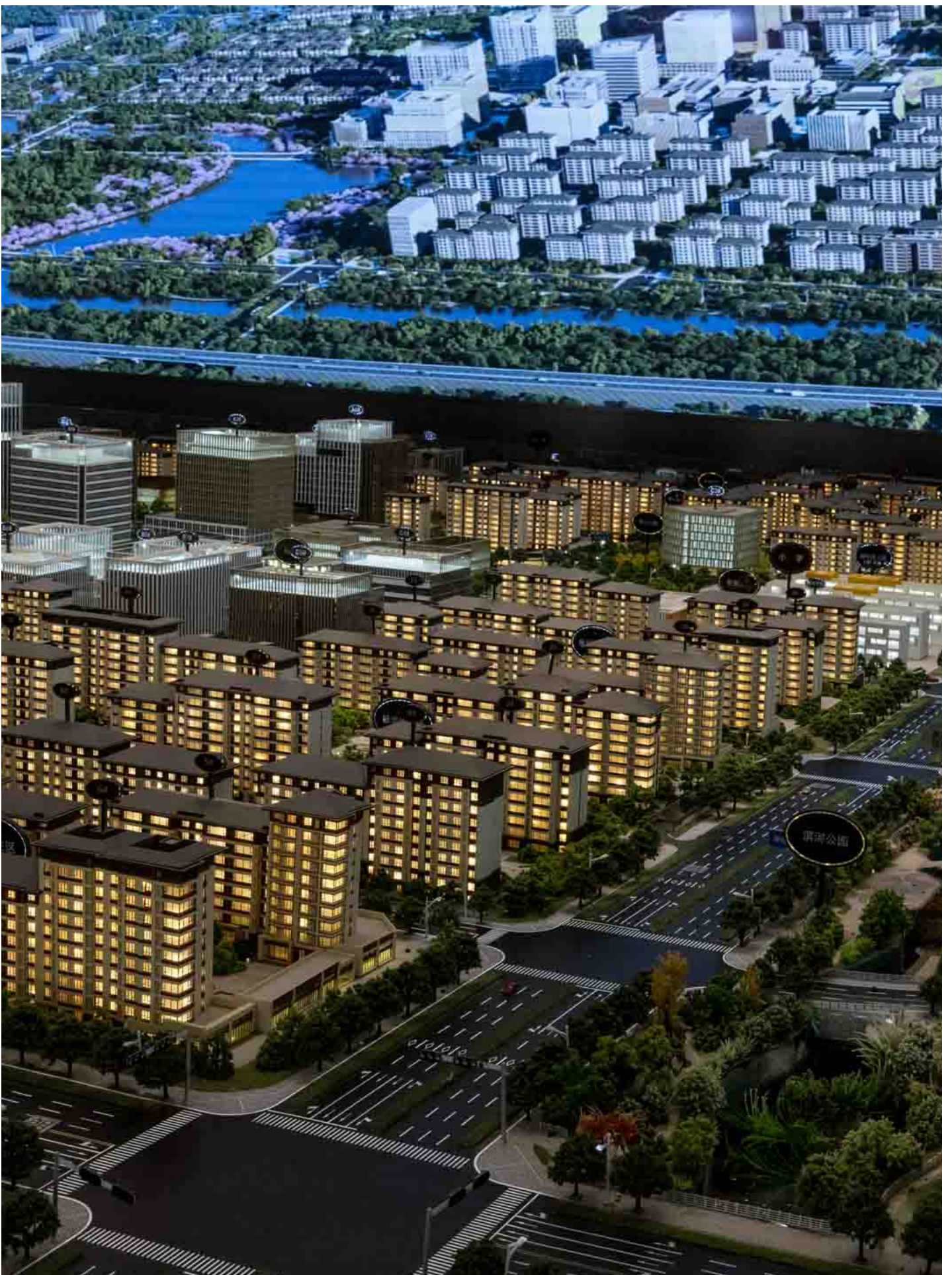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安新白洋淀，人們在船上準備放生魚群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容城一所培訓學校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雄安市民服務中心的廚師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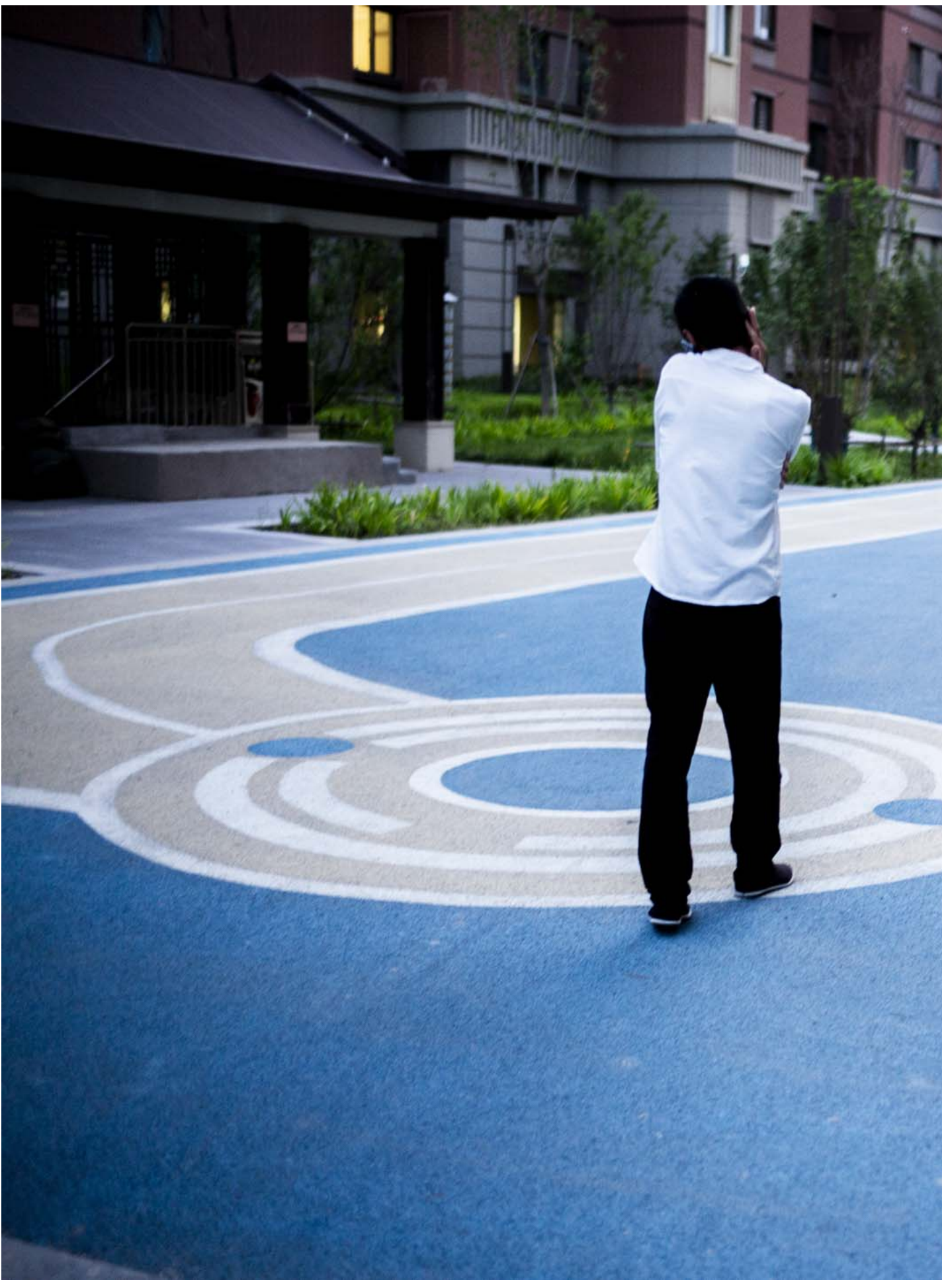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雄安首個商品樓的售樓中心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安新白洋淀的漁民手捧一條魚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23年，容西安置區的建築工人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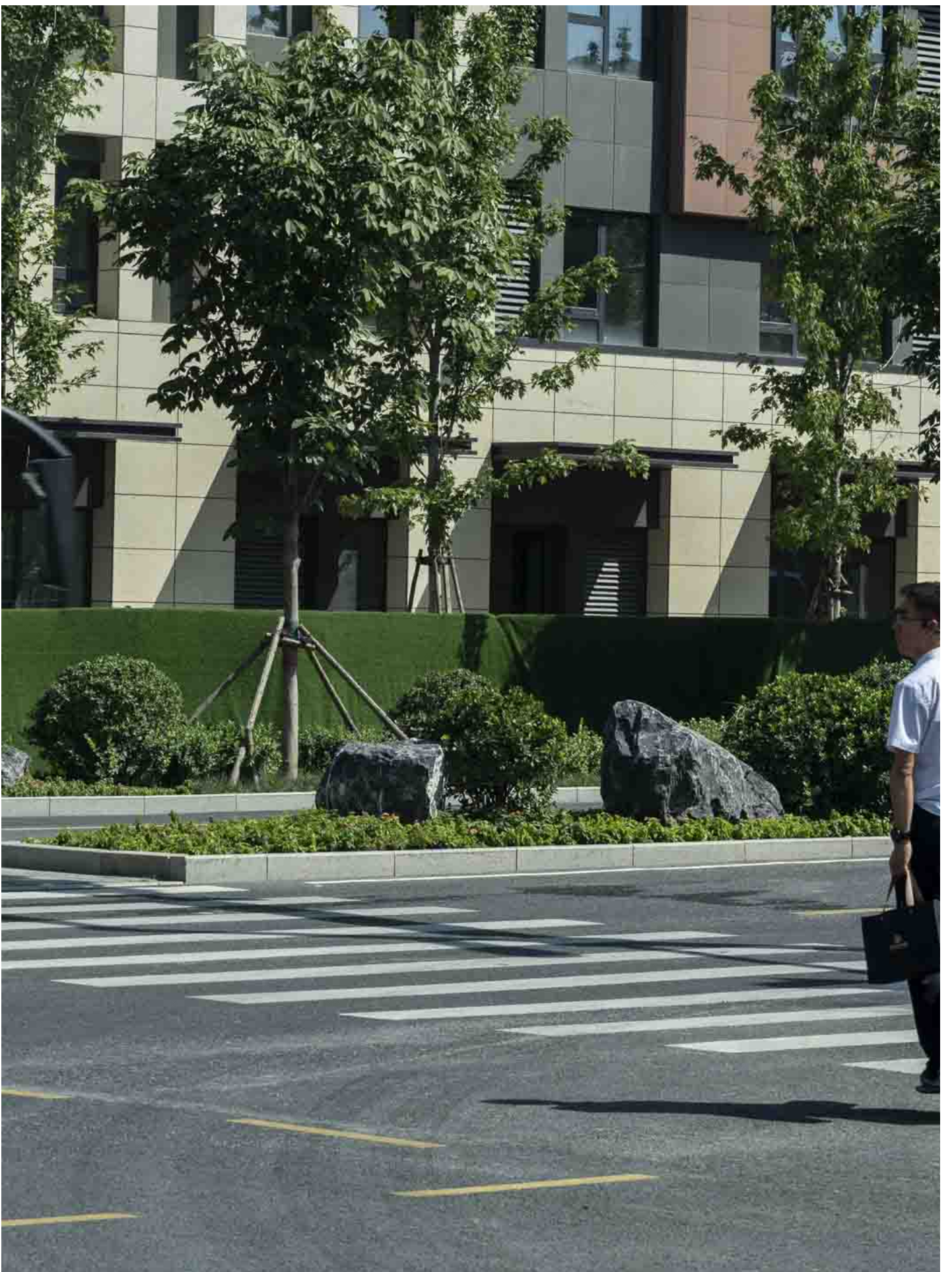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容東安置區的長者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雄安的玉米收成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容城的綿花廠女工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23年，容西安置區的居民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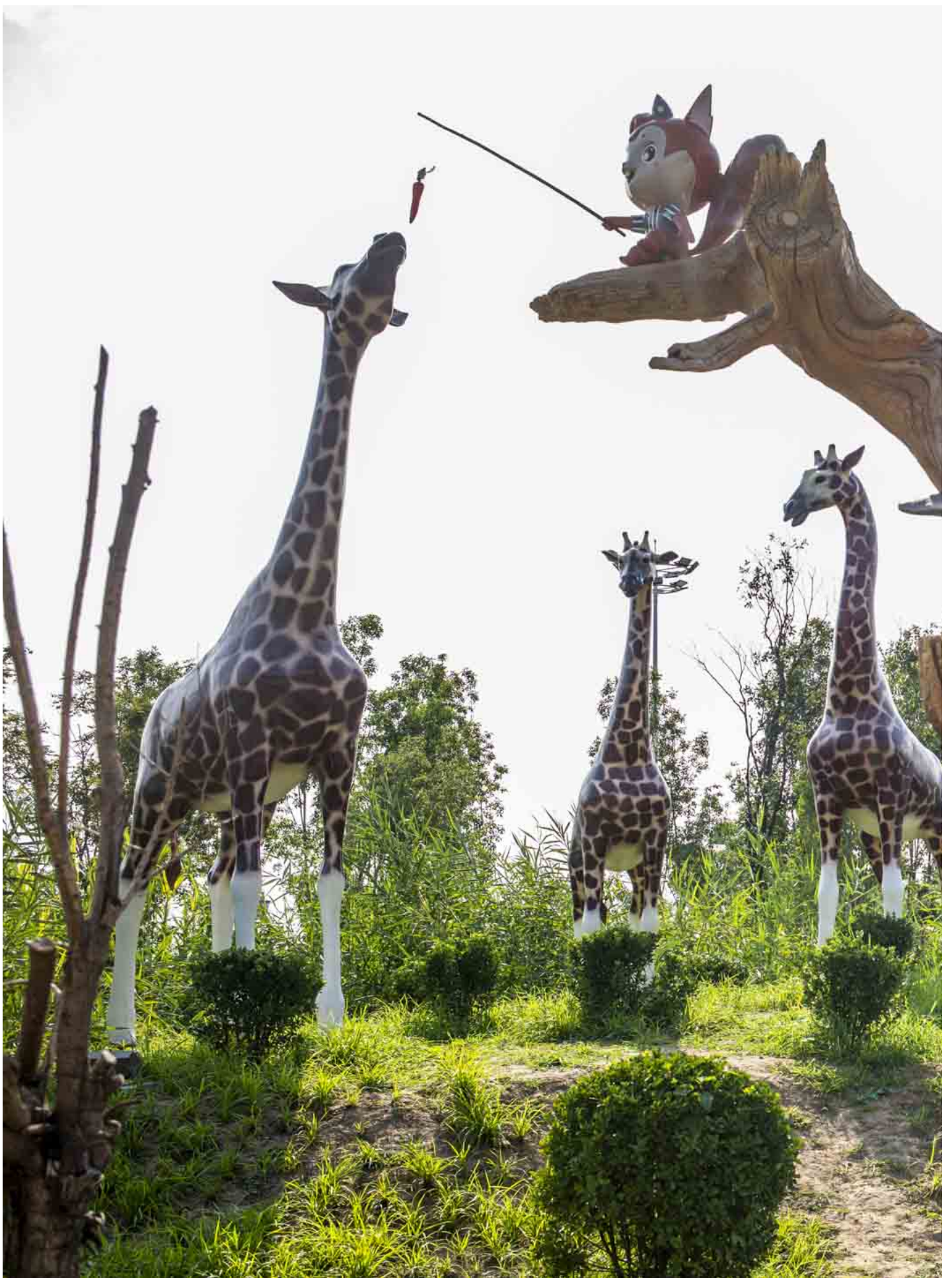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容城惠友廣場的購物年輕人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容城一所拳擊學校的訓練情況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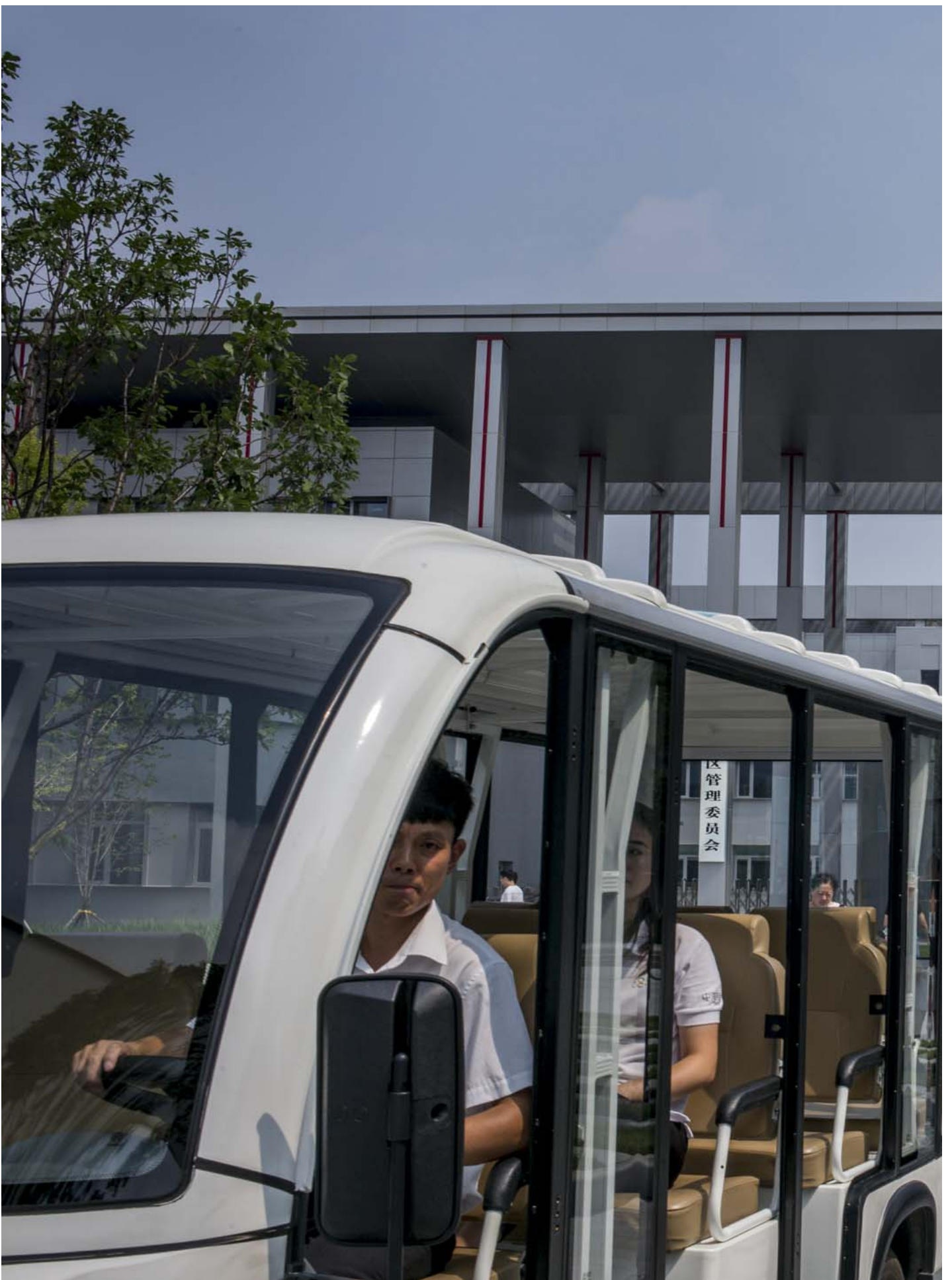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雄安市民服務中心內的電影院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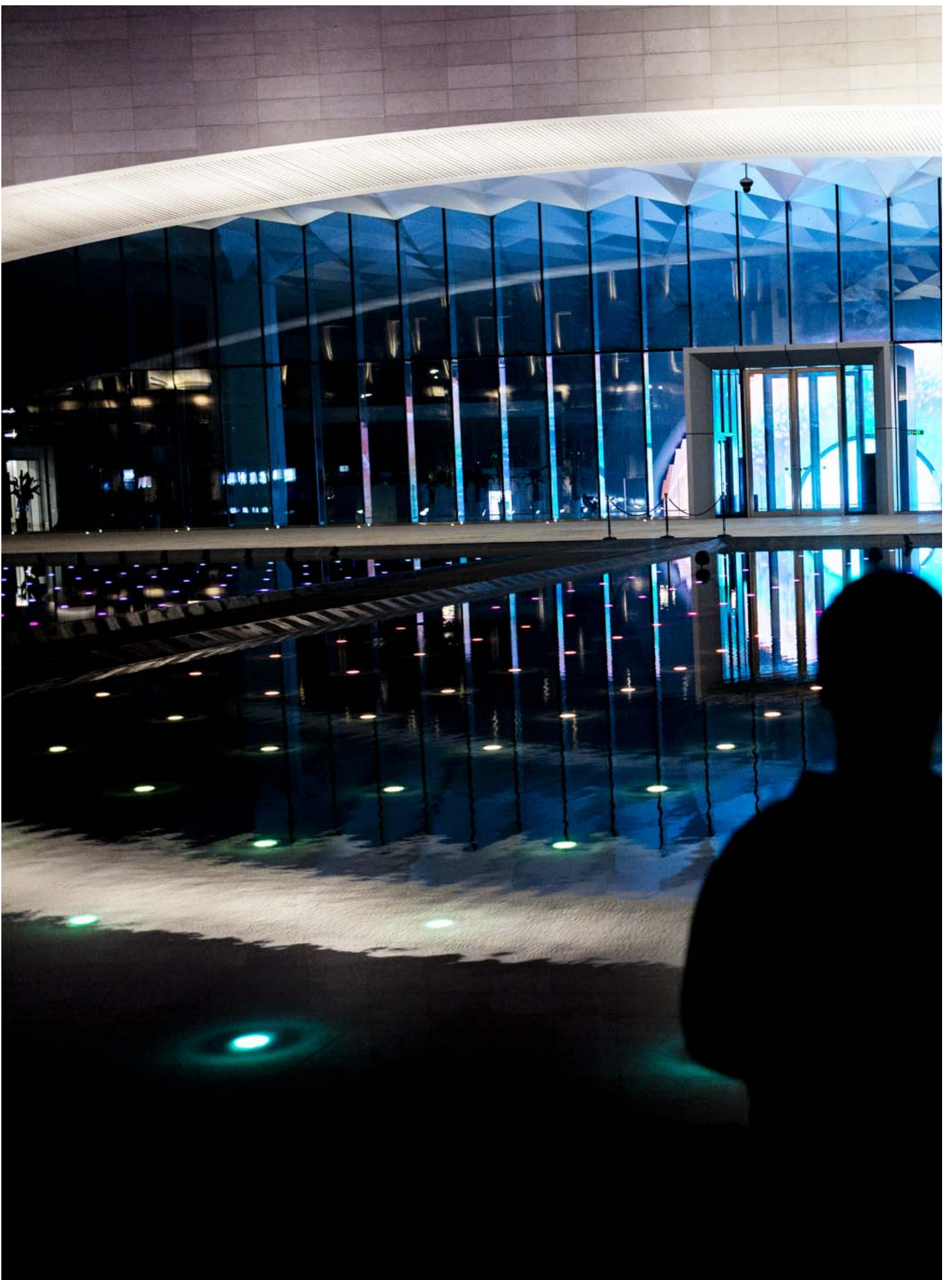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雄安郊野公園的遊玩市民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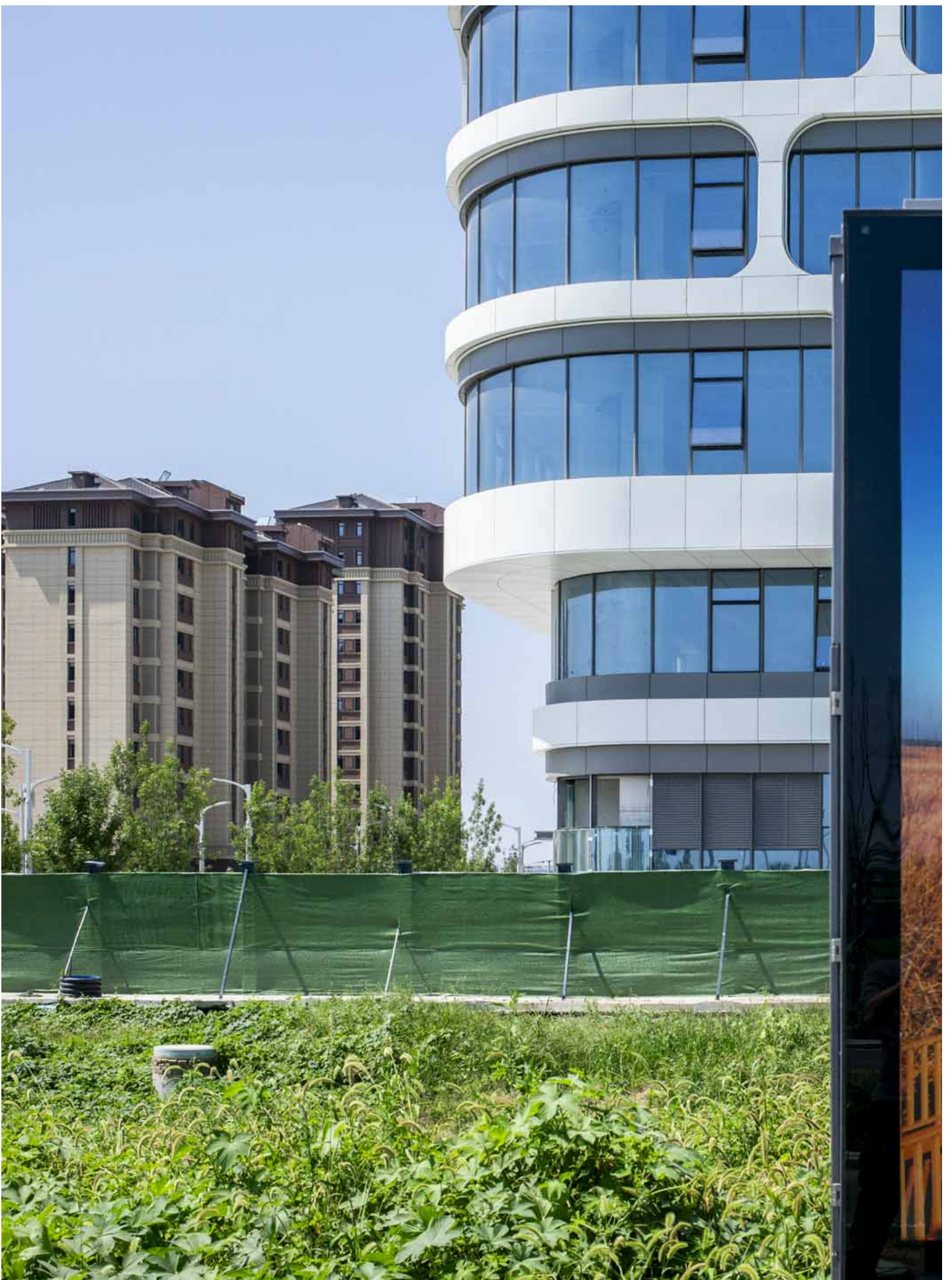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，雄安新區負責植樹的工人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雄安市民服務中心，市民正在乘搭接駁巴士參觀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23年，雄安城市計算中心前的「雄安之眼」，是民衆喜歡的拍照打卡勝地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23年，雄安宣武醫院的建築工地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

2018年，安新，人們在白洋淀湖邊休憩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[#影像# 雄安手記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